

M y s t e r i o u s
M e s s a g e s

天机

新版

蔡骏

第四季

JUDGMENT DAY

末日审判

作家出版社

天机

第四季

末日审判

蔡骏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机·第四季：末日审判/蔡骏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5.4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731 - 7

I. ①天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5003 号

天机·第四季：末日审判

出品人：葛笑政

作者：蔡骏

责任编辑：汉睿

特约编辑：金马洛 哥舒意

装帧设计：读蜜传媒 潘伊蒙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数：210 千

印张：16.5

版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731 - 7

定价：2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 每
前 个
后 人
后 都
所 可
做 以
的 听
一 到
切 自
事 己
情



（全本朗读）

新版《天机》同名广播剧
由“喜马拉雅电台”制作开播，
请扫描关注收听！

新版序

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

许多年来许多人都问我，《天机》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？

我也一直在想，这个故事以及答案都太过繁杂，就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，可以照出房间里的每个角落，又似乎像个迷宫。

而在某个转角，我看到了那个良夜。

我想，是关于希望。

很抱歉，我在小说中写到了斯蒂芬·金，并借虚构说出我对他的敬意与膜拜，也算是夹带一点小小的私货。当中国读者崇拜日本推理小说比如东野圭吾的时代，我却如此执拗地喜欢这个写小说的美国男人。因为，他的所有文字，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——希望。

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，说的就是希望。

良夜是死亡，是绝望，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切的黑夜。

但在最漫长的那一夜里，还有光 and 希望。

于是，多年以后，这本全新版本的《天机》四季，带着声音，来到你们的眼前和耳边。

经过了《人间》《谋杀似水年华》《地狱变》《生死河》《偷窥一百二十天》……直到现在的“悬疑世界文库”，你们长大了，我也是。

至于你们都在期待着的，《天机》的电影、舞台剧、网络剧、动漫，都将在这一年或两年内面世。也许，他们会跟你想象中的《天机》有所不同，但又是同样的一群男人和女人。说实话，我也很好奇，他们究竟会长什么样子。

总之，叶萧和小枝们的迷惘与行走，仍在继续。比如，我那从未写完过的《沉默兽》，又比如从《天机》衍生而来的新的故事。

还有最漫长的那一夜。

感谢你们用心爱着我，以这简短的总序言之名。

蔡骏

201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 于上海苏州河畔

当苍穹破裂的时候
当众星飘堕的时候
当海洋混合的时候
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
每个人都知道自己
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

——《古兰经》

你究竟是我的谁

作词：冈林信康（张承志 译）

作曲：冈林信康

演唱：冈林信康

你的疼痛的深切
我当然不能理解
为什么我们离得远了
其实一直是近在眼前

是啊我就是我
我不能变成你
就算你在那里独自苦斗
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

我们俩都经受着考验
而我究竟是你的谁
如果这世界将从此崩溃
而你又曾经是我的谁

是啊我就是我
我不能变成你
就算你在那里独自苦斗
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

目 录

第一章	黑衣人 / 003
第二章	X / 014
第三章	太平间 / 031
第四章	记忆补丁 / 046
第五章	人生最大的恐惧 / 065
第六章	审判 / 081
第七章	惊人的发现 / 096
第八章	斯蒂芬·金 / 113
第九章	秘密基地 / 134
第十章	选择 / 149
第十一章	崩溃 / 165
第十二章	第三扇门 / 187
尾声	/ 198
番外·迷城	/ 202
蔡骏创作大事年表	/ 237

就是他！

旅行团的司机。

这个在《天机》的第一季，整个故事的第二天就被炸死的人！

眼前的这个人是幽灵，还是另一场阴谋的开始？

司机面对叶萧惊恐万分，一直退到墙脚下动弹不得。他那胆怯的眼神已说明了一切，显然他是认识叶萧的，他知道自己不该出现在叶萧面前。

“你没有死？”叶萧大步靠近了司机，感到自己被欺骗了，他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，要把犄角抵在敌人的心口。

两个人距离不到一米了，叶萧大声喝道：“告诉我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可怜的司机，干裂的嘴唇嚅动了两下，终于要开口说出一个秘密……

此刻，某个遥远的声音再度飘入耳中——

劈开木头我必将显现，搬开石头你必将找到我。

第一章 黑衣人

2006年9月30日，下午2点11分。

沉睡之城。

在警察局旁边的一条死胡同里，旅行团的司机“死而复生”，背靠在一堵坚固的高墙，瑟瑟发抖地面对愤怒的叶萧。

“告诉我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司机怯懦地低下头，用简单的汉语回答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全是因为——”

正当司机要说出什么话时，突然响起一记刺耳的爆破声，几乎同时他的额头上绽开了一朵花，许多鲜艳的花汁喷射出来，飞溅到对面叶萧的脸上。

在爆破声响起的同时，司机永远不会再说话了。

叶萧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又黑又亮的额头上，美丽的花朵迅速被黑血覆盖，形成一个深深的弹洞。

司机并没有在加油站爆炸中被炸成人肉酱，却被一枚子弹打碎了头盖骨。

他死了。

而叶萧的脸上，已溅满了死者的鲜血，以及脑中浑浊的液体。

司机软软地倒地，脸上还带着诧异的表情，仿佛在问：“是谁杀死了我？”

他不是第二个。他才是第十个。

半秒钟后，叶萧愤怒地转过脸来，双眼如鹰般锐利，扫视四周。这条断头巷的一边是院墙，另一边是警察局的四层楼房。

杀死司机的那一枚子弹，只有可能自警察局楼上射出！

沉寂的瞬间，四楼某个窗户后有影子晃动了一下。

这细微的动静，却没能逃脱叶萧的眼睛。

他立即拔腿冲出小巷，飞快地跑回警察局里。

幸好，小枝还乖乖地留在底楼没有逃跑，看到叶萧满脸是血的样子，还以为他受了重伤，吓得几乎尖叫起来。

而叶萧根本顾不得脸上的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待在这里别动！”

他飞快地冲上楼梯，同时摸出腰间的手枪。

二楼走廊依然寂静，充满陈年的尘土气味，以及刑事卷宗的纸张霉味。他手持已上膛的手枪，强压住心底怒火，以及轻微的紧张，拧着眉毛依次检查每个房间，一边留心着楼梯的动静——他断定那个射击者仍在这栋楼里。

这是一个危险的家伙，叶萧不断告诫着自己。他放轻脚步，就连呼吸声也降到最低，却无法抑制剧烈的心跳。

二楼并没有任何异常，他又轻轻走上三楼，职业的第六感告诉他，某种杀气正离自己不远。但仔细察看一遍之后，那个家伙并不在三楼，他还真是沉得住气，一直守在四楼等自己上来？也许，他并不知道自己手里有枪，以为可以轻易地制伏自己。

叶萧低头猫腰走上四楼，在黑暗的走廊里没走几步，就感到一阵阴风从背后袭来。早有准备的他顺势下蹲，随后转身重重挥出了一拳，这一拳打在一个坚硬的物体上——那是一组强健的腹肌，居然硬生生地接下了他这一拳。

那人立刻急速后退，叶萧举起枪大喝一声：“别走！”

没想到对面闪起一道红光，叶萧本能地低头闪躲了一下，同时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。

幸好这里光线昏暗，否则这么近的距离，他早就头部中弹送命了。叶萧缩在墙角开始还击，子弹被撞针冲击着爆破，瞬间冲出枪管射向黑暗中的对方。可以听到子弹击中墙壁的声音，同样也没有击中那个该死的家伙。

紧接着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，叶萧迅速举枪追了下去，一口气跑下几层楼梯，一直冲到警察局的底楼。这里亮了许多，他清楚地看到一个黑色的背影，那人浑身都穿着黑衣——黑衣人？

小枝站在下面已经呆住了。

叶萧大喝道：“快趴下！”同时飞快地瞄准对方，准星直指黑衣人后背又是一枪。但对方躲闪得奇快，子弹钻入警察局的大门。叶萧只得继续追出去，但刚刚冲出警局大门，便感到对方回身抬起了手，直觉让他即刻趴倒在地。果然黑衣人手中一声枪响，子弹再度贴着他的头皮飞过。

自从多年前在云南的那次缉毒行动后，叶萧便很少经历这种真刀真枪的交火，此时后背不禁出了一层冷汗。他卧倒在地还来不及瞄准，便又向对方射出了子弹。

随后他大胆地站起来，再一次举枪对准黑衣人，威严地喊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烈日之下，南明城寂静的街道上，两个人终于站定不动了。

黑衣人身材修长，右手举着一把黑色的手枪。

就在空气即将凝固的刹那，黑衣人的手微微往上抬了抬。叶萧迅速射出一发子弹，正好击中了黑衣人的手枪。

异常精准——只要准星稍偏一厘米，对方的手指就会被打烂。

此刻手枪掉到了地上，黑衣人的手却完好无损。他再也无法还击了，如雕塑般站立在原地。

叶萧往前走了几步，以警官的语气厉声道：“你已经被捕了，将双手抱在脑后，把身体转过来。”

黑衣人一动不动地停顿片刻。

但叶萧明白对方能听懂中文，高声催促：“快！否则我不客气了。”

终于，对方就像被捕的犯人，将双手老实地抱到脑后，缓缓转过身来面对叶萧。

阳光下的杀手——虽然戴着墨镜看不清楚，但毫无疑问是一张中国人的脸。

“把墨镜摘了！”

在叶萧的再次命令下，黑衣人乖乖摘掉了墨镜，露出一双狼似的冷酷的眼睛。

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，身材修长而健美，相貌平淡无奇，只是表情出奇的冷漠。尽管面对叶萧的枪口，却似乎不知什么是恐惧。

但是，叶萧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眼前的这张脸竟似曾相识，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黑衣人？

叶萧来不及去回想了，只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，他大声问道：“刚才你杀了司机？”

黑衣人依然面无表情，好像聋子一样没有反应。

“回答我！”叶萧将枪对准了他的脑门，“Yes or No？”

“是。”黑衣人用中文回答了，这个字简单而明确，一如他射出的子弹。

“为什么？”叶萧用枪口顶了顶黑衣人的脑门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我。”

这句废话更让叶萧勃然大怒，作为警官他不能容忍犯人如此无礼，他必须要让这个家伙开口——尽管他连一句小枝的真话都套不出来。

突然，黑衣人原本没有表情的脸上，露出一丝奇特的神色，目光投向了叶萧的背后。

但这种小伎俩如何能骗得了人？叶萧明白自己只要稍微一分神，那家伙就会迅即夺枪反抗。

可让叶萧意想不到的，自己身后真的有人。

她是小枝。

“放他走！”小枝悄悄走到叶萧身后，说出了这句令他难以置信的话。

“什么？”叶萧并不回头，仍然紧紧盯着黑衣人，手中的枪纹丝不动，唯恐被那家伙钻了空子。

“我说——放他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疯了？他刚才杀死了我们的司机，也许他就是这里最大的阴谋。”

“放他走——”女孩走到叶萧的身边，平静而干脆地说，“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两个多小时前，你发誓要为我完成三件事情。”

叶萧当然不会忘记，他已指天发誓绝不反悔，无论如何要小枝完成三件事——第一件事就是再吻她一次，至于后面两件事连小枝自己当时都不知道。

“这就是你要我做的第二件事？”

“没错，你必须履行你的誓言。”

他依旧举着枪，面对黑衣人苦笑了一声：“你让我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我把这个杀手放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要我把这个刚刚杀死了一个人，又差点把我杀死的家伙白白放走？而且他一定知道很多重大的秘密！”

叶萧的枪口在微微颤抖，牙齿几乎咬破了嘴唇。而黑衣人依旧面无表情，看起来并无突然反抗的迹象。

“是的，把他放走！”小枝还是回答得斩钉截铁，“我是说真的！难道你要违背自己的誓言？”

“不——”叶萧痛苦地后退几步，与黑衣人拉开了两米的距离，但枪口依然对准他的脑门。

“放他走！”

小枝就像念经一样在他耳边念叨，叶萧几乎精神崩溃。他不敢再看黑衣人的双眼，他明白那双眼神可以杀人的眼睛里，隐藏着对他的轻蔑与嘲笑。

终于，他闭上眼睛，扣下了扳机。

又一发子弹呼啸而出。

小枝也闭起眼睛蒙住耳朵。

两秒钟后，枪声还在沉睡之城回荡，小枝和叶萧再度睁开眼睛，黑衣人却还好端端地站在眼前。

原来，叶萧刚才的那一枪，是朝着天空打出的。

黑衣人依然一副平静的表情，随后对叶萧点了点头，不知是致谢还是蔑视。而叶萧的枪口已经垂下，无力的双手被地心引力控制着。

“再见。”终于，黑衣人说出了第二句话，便转头向街角飞快地跑去。

小枝也松了一口气，把手攀到叶萧的肩膀上。

半分钟后，当他再度举起手枪时，黑衣人早已消失在十字路口了。

沉睡之城的烈日下，警察局门口的街道再度陷于寂静。叶萧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小心地将手枪塞回腰间，冷冷地盯着小枝的眼睛。

“告诉我——为什么？”

沉睡之城，南明医院。

有的人永远沉睡，有的人刚刚被惊醒。

法国人亨利·丕平慵懒地俯卧在医院大楼脚下，炙热的阳光洒在他扭曲的四肢上，黑色的血依然在地面流淌，渐渐漫延到童建国的鞋底。

他再也不会醒来了。

是的，童建国确认他已经死了，这个可怜的人，从四层楼顶摔下来，头部着地，当场脑浆迸流而亡。

自从四天前亨利神秘失踪，他们一直都没能找到他，没想到重逢竟是童建国亲手送他下了地狱。

这几天亨利去了哪里？为何要悄悄逃离大本营？又为何此刻出现在南明医院？他身上一定藏着许多秘密，或许比小枝身上的还要多，可这些秘密却随着他的坠楼而永远尘封地下。

童建国单腿跪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亨利的尸体。虽然，他曾在战场上杀死过不少人，但眼前的这个死人，却让他内心万分惊恐，好像一切已完全超出掌控，自己正落入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。

也许，自己并不是猎人，而是别人的猎物。

他摇着头后退了好几步，不知该如何处理死去的亨利，索性跑回医院大楼里，躲避那利箭般的阳光。

在阴暗的走廊，童建国低头冷静了几分钟，这才想起来此的目的——寻找能解鱼毒的血清，以解救命悬一线的孙子楚。

他赶快又跑上二楼，依次检查了每一个房间，打开每一个藏着药品的柜子，又拿出每一瓶药，以及类似血清的包装，放到灯光下仔细查看上面的文字，花了二十多分钟却一无所获。他心急如焚地猛踹墙壁，再看时间已将近两点半了，不知道孙子楚是否还活着。

童建国不放弃任何机会，他又飞快地冲上三楼，在查看了四五个房间后，发现一块门牌上写着“医学实验室”。

实验室里有一台大冰柜，藏着很多血清和生物制剂。他兴奋地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，眯起眼睛查看每一条标签。终于在第二十个瓶子上，看到了一行文字——“Constantine 血清（抗黑水鱼毒）”。

“Constantine？”他别扭地读出了这行英文。没错，就是“Constantine”！

童建国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二十年前在金三角，他从曼谷请来的那位德国医生，就是用这种“Constantine 血清”救活了身中鱼毒的老板儿子